

確山縣志

第四冊

第二十一卷 藝文志

第二十二卷 文徵上

第二十三卷 文徵中

第二十四卷 文徵下

雜記

確山縣志雜記

雜記

昔章實齋先生與天門胡明府修志十議有云凡事屬瑣屑而不可遺者雖非史體所重亦難遽議刊落當於正傳之後用雜著零星記錄或名外編或名雜記另成一體使纖夥釘飭先有門類可歸正以釐清正載之體裁至哉言乎蓋多聞詳擇既免膚淺孤陋之譏博採兼收亦無猥并掛漏之弊誠志學之圭臬也茲編亦竊取斯義於凡事蹟有關於一邑者薈萃抄錄廣爲取材撮其稍可詮次者分記人記事記地記言四項依類收載留待參訂後有嗜奇君子得以博觀濶覽未始非考古之一助也

雜記

漢

陽安令趙規與朗陵太守黃萌爭水規制指詛曰隨血所流入陽安界萌怒殺規小吏正朔復刺殺萌朗陵官屬又殺朔民於京山上爲朔作祠壇每旱輒祈禱

汝南先賢傳

黃穆字子敬安成人也爲郡主簿忠上率下朝廷肅清太守蘇寓舉穆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亦選之首也而穆先之適足以興謗議便投板於內出則臥病寓知不可奪從之

汝南先賢傳

周舉字宣光防子也姿貌短陋軀同晏嬰博學洽問儒者宗之延熹四年辟司徒勸李郃駁陳禪議太后以安舉茂才爲平邱令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尙書郭虔應賀等疏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座爲規誠

遷并州刺史太原俗以介子推焚骸龍忌冬不爨食作弔書置子推廟使民溫食風俗頓易遷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拜尚書是歲河南大旱天子露坐德陽殿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舉對宜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撤大臣重膳之費永和中出爲蜀郡太守坐事免尋以梁商薦拜諫議大夫詔對顯親殿拜侍中與杜喬等分行天下號曰八俊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大鴻臚遷光祿勳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二年卒詔曰性牟夷焦忠踰隨管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

見汝陽縣志

晉

周浚汝南安成人性果烈有人倫鑒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晉武帝問周浚卿宗後生稱誰爲可對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

周顗母李氏常冬至置酒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亢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母膝下耳後果如其言

晉書

庾亮嘗謂顗曰諸公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

世說新語

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酒

醉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因以所燃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故出下策耳

王導甚重之嘗枕頭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不以爲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曰卿欲希稽阮耶頭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稽阮

晉書

初頭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畧無醒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頭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頭遇之欣然乃出一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頭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

頭三子閔恬頭閔字子騫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川太守侍中領軍吏部尙書左僕射加中軍將軍轉護軍領秘書監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烈無子以弟頤長子琳爲嗣琳仕至東陽太守恬頤並歷郡守琳少子文驃騎諮議參軍

嵩字仲智狷直果狹每以才氣凌物元帝作相引爲參軍及帝爲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言梓宮未反舊京未清未宜推崇尊號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嵩怏怏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褒貶朝士又詆毀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兇在朝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帝怒付廷尉廷尉華恒以嵩大不敬棄市論疑以煽和減罪除名時頭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疎王導等嵩上疏言導等忠素竭誠翼成大業不宜輕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願傷伊管之交也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既害頭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

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爲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顓橫逆遇禍意恒憤憤嘗眾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蒞潛相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謨以顓故頻居顯職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譙王承等而未及顓時謨爲後軍將軍上書訟若思等旣蒙褒顯而顓獨負殊恩疏奏不報謨復表陳然後追贈顓官謨歷少府丹陽尹侍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

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吳將蔡敷守於沔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敷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當以信義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同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

陶侃微時丁難將葬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老父言俱出晉書

周訪少沈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薦爲主簿相於結友以女妻侃子瞻及元帝渡江命鎮軍事討斬華軼杜弢杜曾等進位安南將軍梁州刺史持節督如故與

李樂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聞敦有不臣之心居恒切齒敦雖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

荀顗潁川臨潁人晉羽林右監封安陵鄉侯子崧字景猷累遷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曲陵公爲賊杜曾所圍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襄城太守石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卽遣子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

王敦深忌陶侃功侃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回及朱伺諫以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

時侃爲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

武昌鎮沌口

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廣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

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盛設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

訪二子撫光撫字道和彊毅有父風而將御不及元帝拜爲丞相掾父喪去官服闋襲爵除鷹揚將軍武昌太守王敦命爲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爲敦爪牙甘卓遇害敦以撫爲沔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鎮沔中及敦作逆撫領二千人從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資遺其兄而陰欲取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尙欲相危況他人乎嶽迴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蠻酋向蠶納之初嶽爲西陽欲伐諸蠻及是諸蠻皆叛將殺之蠶不聽曰鄧府君窮來歸我我忍殺之由是俱得免明年詔原敦黨嶽撫詣闕請罪有詔

禁錮之咸和初司徒王導以撫爲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江夏相蘇峻作逆率所領從溫嶠討之峻平遷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於武昌坐免官尋遷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毋邱奧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虜將軍加督寧州諸軍事永和初桓溫征蜀進撫督州諸軍事永和初桓溫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餘寇隗文鄧定等斬僞尙書僕射王誓平南將軍王潤等以功遷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賁爲帝初賢爲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賁遂有衆一萬撫與龍驤將軍朱肱擊破斬之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謹據涪城自號益州牧桓溫使督護鄧遐助撫討之不能拔引退溫又令梁州刺史司馬勳等會撫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於八月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師升平中進鎮西將軍在州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襄子楚嗣撫弟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鄉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耻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爲寧遠將軍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秘不言以疾告光退曰令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並愕然其夕衆散錢走出闔廬洲光捕鳳詣闕贖罪故得不廢蘇峻作逆隨溫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曲江男卒官子仲孫興寧初督寧州軍事振武將軍寧州刺史在州貪暴人不堪命桓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仲孫監益州梁州之三郡寧康初楊安寇蜀仲孫失守免官後徵爲光祿勳卒

周嬖晉寧康中鎮巴西爲苻堅爲獲守節不屈堅使治達陌嬖謂使者云煩君語賊苻堅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聞之曰小人正欲覓死殺之適成其名耳乃加考楚不食而卒殮已經旬堅怒猶未歇臨視死屍鬚髭張裂精瞳明亮迴眸囑堅堅睹而嘉稱乃厚加贈賻異苑

周密字泰元馥之子性虛簡時稱清士位尙書郎弟矯字正元亦有才幹

見晉書

周弘讓性簡潔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頻徵不出晚仕侯景爲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昔王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坤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死耳始彭城劉孝先亦辭辟命隨兄孝勝在蜀武陵王建號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二隱並獲譏於世弘讓承聖初爲國子祭酒二年爲仁威將軍城句容以居之命曰仁威壘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弘讓弟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仕梁爲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懔平原劉授沛國劉穀同掌書記王出鎮江荆二洲累除諮議參軍及承制封湘濱縣侯累遷昌州刺史王琳之舉兵弘直在州琳敗乃入陳位太常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弘直方雅敦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曰若蜂腰矣太建七年卒遺疏勅其家曰吾今年已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稱足敗手告全差無遺恨絕氣已後便買市中材形小者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爐棺內唯安白布手巾蟲香爐而已此外無所用卒於家年七十六有集二十卷子確字士潛美容儀寬大有行檢博涉

經史篤好元言位都官尙書禎明初卒

周光安城人潯陽太守王敦死捕錢鳳詣闕蘇峻作逆隨溫嶠力戰有功賜爵曲江男

晉書

周楚安城人韞爲太守世在梁益甚得物情平司馬勛之亂妖賊李宏稱號改年鳳凰楚遣子瓊討平之

晉書

宋

周朗淳次子也少有風度初爲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除名又爲江夏王義恭參軍解職報羊希書辭意倜儻除錄事參軍疏奏數萬言忤旨去又除太子中書舍人出爲廬陵內史周昉字文昭靈起子也少豪俠任氣有將帥才梁西陵伯斬馘功多入陳隨都督吳明徹北伐獲十二城拜大都督總統眾軍斬田龍升兄弟於亳州盡復江北地進號平北將軍卒年六十

唐

周墀字德升頌子也少孤事母孝第進士屬詞高古文宗雅重之累進起居舍人上召左右史咨質所宜墀稱最官集賢殿學士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刺史剪劇盜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劫封汝陽縣男拜義成節度使宿將暴警不循令者鞭其背一軍大治遷中書侍郎屢建讜言裁抑妄進以議河湟不合罷爲劍南川東節度使鄭贛曰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拜檢校尙書右射僕卒年五十九贈司徒子寬饒宏文館校書郎

周子桑汝南人治詩通春秋非仁義不動貞元十九年如京師將舉五經秋及陝見無詔東還冬死天寒大雪火不星前纜不銖身寒之聲與將死之聲犁然其具書存乎側其所行存乎側友人安定皇甫湜適至見而哀之云謂善之福夷死何餓謂惡之禍跖死何肥何閹門之死金聲其墓何黔婁之死手足不覆孰主張其事而顛倒其數招曰來吾語汝精者不足粗者有餘有餘常豐不足常枯何智者千年而愚者如林鳳凰不下而鷓鴣滿屋何草不芸盡野而莎何蟲不龍盡水而蝦非精者理少而粗者理多蘭茝何先施老何難玉何爲而脆石何爲而頑衣冠何蹙僉壬何蕃何麟而怪何鶴而軒天耶人耶已焉哉謂之何哉皇甫湜文集

元

張桓字彥威汝寧人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未幾汝甯盜起桓避之確山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爲帥弗聽囚六日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榻坐與之抗論順逆其徒摔桓起跪桓仰天大哭詈叱彌勵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免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賊遂刺之後賊語人曰張御史眞鐵漢也殺之可惜事聞贈禮部尙書諡忠潔元史忠義傳

復州清溪山佳麗無比袁相國滋微時登臨此山行數里有儒生賣藥於山下滋與語相狎曰此處幽勝合有靈仙隱士儒生曰有道者五六人三兩日卽一來滋曰可得修業否曰彼甚惡人然頗好酒足下但得美酒可相見也滋辭歸攜酒再往經數宿五人果來或鹿巾紗帽杖藜草履與儒生寒溫大笑臨澗濯

足儒生爲列席致酒五人甚喜曰何處得來儒生曰此非某所能致有客攜來願謁先生乃引滋出歷拜五人相顧失色悔飲其酒併怒儒生曰不合以外人相擾儒生曰此人志誠可賞且是道流稍從客亦何傷也意遂漸解見滋謙恭彌甚乃時及笑語相與坐少頃酒酣後注視滋曰此人大似西華坐禪和尚良久云真是便屈指數此僧亡來四十七年間滋之歲正四十七撫掌曰須求官職福祿已到直至台輔遂與滋握手言別過洞上山捫蘿跳躍如鳥飛去逡巡不見滋後果拜相

大觀中張虞臣倅蔡州時歲饑盜起提兵捕盜禱於樂山之神夜夢神曰若建捉殺司當以陰兵爲助他日命公爲主者因卽樂山靈應廟西斬木鑿山嚴置廟貌未幾盜平臣病謂家人曰吾竟往樂山爲主矣遂歿至今人呼爲張捉殺後其子翊爲蔡州防禦推官乃立石記其事

汝甯府志外紀怪異門

竇致遠者蔡州伏羌縣人所居曰甘谷堡以聚生童自給爲人放曠不羈嘗從村童還家過古寺基下聞其上有談笑升高以望見十餘輩衣冠形貌若古之王侯傳觴縱飲竇失聲大呼俱亡所在遺杯盤數器皆白角所作因取以歸併得古文書一冊沿途展視蓋左道之術竇究心學之食息不置久之盡驗能呼風換雨意之所欲立致於前又素善卜筮正隆四年六月亢旱里人叩雨期應曰翼日當滂沛矣至日火雲鑠空淨無纖翳父老交徧詰之竇曰諸君速歸須臾雨至眾旣去甘霖傾瀉周匝二十里田禾勃興有惡子窺見其擲繩之幻告於官縛入郡治郡守便釋縛以好語問之對曰致遠窮書生也何能爲所學者劇術耳守令面呈一技乃解腰間勒帛。地成爲烏蟒庭下人畏佈奔走竇曰無傷也蟒盤旋之際已

生鱗甲鬚鬣霹靂雷暴起化為飛龍迺乘之而去

明

趙南星曰予為橫山烈婦詩也淚歎歎不可禁焉婦之生微矣其殉節不愛死可比烈士彼長吏虎噬善良又禁貞婦之名不彰痛哉彼草野固易沒垂纓人上者得可隱姓名哉盜鐘自掩耳愚亦甚矣故知古人之制失刑則刑失死則死不可易也萬曆五年秋九月初七日司理夢白識汝甯府志藝文門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山南有淮源廟故經云東北過桐柏也淮水又逕義陽縣故城南又太康記晉書地道記並有義陽郡以南陽屬縣為名漢武帝元狩四年封北地都尉衛山為侯國也

淮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

江國也嬴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春秋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降服出次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

漢乃縣之文帝八年封淮南屬

王子劉勃為侯國王莽之均夏也

水經注

淮水自南府桐柏縣流經信陽州北又東歷羅山縣北確山縣南又東流經真陽縣息縣南及光山縣光州固始縣北而入江南潁州界其地居淮南上游自古爭淮南者必爭淮西爭淮西必爭於義陽建安之間建安詳固始縣蓋南北襟要憑焉不特一面之險也漢志淮水過郡四謂南陽汝南九江臨淮也

南汝水源出遂平縣西南境之洪山龍破兩源即泌陽北界也

汝水舊從舞陽縣北而南入西平界自元末於潁河退斷其流使東歸潁於是西平雲莊諸石二山之水明時

亦塞今水道與古全異即名稱亦隨時不同所謂灌漑沒湊濱亦難確鑿指正但據時俗所見叙次源流耳

北源出華山扶予山南源出中陽山

其山南之水皆流入泌

東流九十餘里至沙河店東南合東北流六十餘里經遂

平縣城南又東北五十里折東南流經上蔡縣南境至汝寧府治汝陽縣北境有斗河自西來注之又折

東南流經府城東北又東南有小沙河自確山縣北來注之又東南有吳寨河西南自確山縣境來注之

見水道提綱

汝水北自新蔡西北合舞陽西平上蔡遂平確山汝甯諸水東南流來會曰汝口汝口之北即潁州界

汝水于奇維韻作

城西別東派時人謂之大懸水東北流枝瀆右出世謂死汝也別汝又東逕征羗城北

水南有汾陂俗音

汾水自別汝東注而爲此陂水積征羗城北四五里方三十里許瀆左合小懸水水經注

小沙河出確山西境山東流經城北又東南流折而東北經府南入汝水道提綱

吳寨河出泌陽縣東南境東流經天目山北東北流又曲折東經確山縣南境山麓又東北經真陽縣北

界府東南境入汝此水源長與南源北源相似水道提綱

湊水出浮石嶺北青衣山亦謂之青衣水也東南逕朗陵故城西應劭曰西南有朗陵山

孫校曰元和志朗山縣朗陵一名大朗山

在縣西北三十里

縣以氏焉世祖建武中封城門校尉臧宮爲侯國也湊水又南屈逕其縣南又東北逕北宜春

縣故城北

朱鑑曰漢地理志汝南郡有宜春縣漢郡國志作北宜春縣孫校曰今在雒山縣東

王莽更名爲之宣孱也豫章有宜春故加北矣元初三年

官本曰按元初近刻訛作永元按朱訛趙改刊誤曰後漢書安帝即位建元永初後改元初后之封在元初三年見后紀

永元
字誤

安帝封后父侍中閭暢爲侯國

水經注

今按括地志宜春故城在汝陽縣西南六十七里則宜春似距確境爲近蔡州汝南郡淮康軍節度

景祐二年

升淮康軍節度治汝陽縣大中祥符五年改朗山縣爲確山

中確山州西南七十五里四鄉黃特

江本作時

毛宗謙恭石子四鎮有確山湓水溱水見宋元豐九域志

中確山縣本漢安昌縣屬汝南郡後漢省之其後復置隋開皇十八年改爲朗山屬汝南郡唐屬蔡州皇朝大中祥符五年改爲確山漢朗陵縣屬汝南郡後漢及晉皆因之後廢焉故城在今縣西南有道城故國左傳曰江黃道柏皆弦姻也在漢爲陽安縣後漢及晉後皆因之後廢焉輿地廣記屬京西北路

堂邑縣志序

邑人黃奉璋撰

縣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家之有乘也我堂舊志焚燬欲修未能邑人士咸以無所考稽不能重修爲憾去歲胡公啟煥於朱去矜先生家得舊志一部繼又於姚正華先生處獲舊志對樣一部然書雖出而存者罕有好古積學之士深以爲憂幸今春邑侯趙公昉熙來蒞吾邑始慨然於志書之刻凡置邑沿革賦役職官人物宦績皆詳於是抑亦宰斯土者所宜留意也爰捐俸重刊命余與許君公紹付工剞劂歷月而工竣同志者皆樂於此書之成斯文不墜悉由邑侯之力也曰是不可以不誌因不揣固陋用述巔末云爾

唐邑縣志序

後學

者華黃奉璋校用
介卿許公紹參閱

紫陽朱子守南康甫下車輒問郡志論者以爲知所先務良以疆理之險夷風俗之美惡政事之醇疵民生之利病莫備於志而有心治平者之不可以或略也堂邑志創始明萬歷中大抵依竝郡志爲之草昧權輿豈曰非賢然而體例無章敘述失次舛譌相望逸脫恒多雖屢有增修而粉摯彌甚每一展繹未嘗不掩卷喟然也承琰代置茲邑于今五年直仍歉之餘黽勉倥偬日不暇給安能復治簿書外事但望古愧負而已郡伯龍眠孫公以韓歐之才布龔黃之化二年政成民大和會乃講求郡志將更張之爰檄屬城各舉厥職爲創纂之資焉琰才力縣劣方以大不克承公志是懼而確山劉君淇武仲不我鄙夸惠然

肯來爰乃開局從事邑孝廉侯君祐純錫明經許君泓淵明等溫文謹愬取信鄉黨一言一行博採精討弗濫弗遺以佐厥成凡爲篇三十有二有體有要事核義深嚴簡暢茂蔚爲令典譬如李臨淮代將朔方士馬旌麾一皆故物經其號令壁壘皆新豈唯一邑之偉編斯實方輿之令蹟也昔者汝南之政成於孟博南陽之功推諸公孝而二守任善之聲亦聞方內琰也不才竊自喜比蹤二守矣雖坐嘯畫諾何病焉然向非明府君啟發督勉則疲繭小宰亦軼掌因循卒見詬爲不知務耳此子輿氏所謂有待而興者乎琰滋愧矣

大清康熙四十九年歲次庚寅涂月文林郎堂邑縣知縣遼海盧承琰撰

唐縣縣志序

九州之志謂之九邱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志之爲書尙矣今之一統志總匯各省通志以爲書通志薈叢郡志以爲書而郡志亦卽搜輯諸州各邑之志以爲書是故志莫先乎州縣也詳而核明而有體多不涉支寡不病漏如是而已庸詎聘詞鋒筆鏐之恢張誕漫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侈麗鬬靡云爾乎凡以鑒古準今酌興革而定從違闡幽微而彰風尙是用本乎勸戒也且夫事無難易振而後興因仍窳墮其所爲弛而弗張者豈少哉往昔官於其地而志之者所在多有樊綽撰雲南志洪遵撰東陽志周彥廣撰臨安志董令升撰新安志任弁撰梁益志刊正蜀志之謬馮拯撰番禺紀要劉恂撰嶺南異錄他如李琮相臺記命文學掾陳申之撰之陳晫鄞江志俾昭武士人李臯爲之

趙學俊長沙志令教授褚孝錫撰之大抵撰述釐定非一人一手之烈而讀其書者輒以覘治績之所存
余守東郡之明年方有事於郡志修輯之舉帖下屬邑於是堂邑盧君徵文徵獻延致確山劉子武仲與
邑諸生之博見洽聞者考覈典籍采摭羣言援據舊聞而更新之凡數閱月而堂邑一志褻然成帙得巨
觀矣劉子淹雅有聲菰林多所推服其所甄錄良非苟然書既成劉子謂余曰鏡往範來發潛甄逸頗單
厥懷此撰志之大要而尤纂續舊志者所宜研慮極心筆削迄無遺憾而後快者也余既銜郵郵篆未遑
聿觀厥成嘉歎劉子批郤導窾技進乎道慮君知人善任兩相而得益彰爰泚筆而弁其端其將以此爲
郡志之嚆矢乎

康熙五十年歲次辛卯夏五中憲大夫東昌府知府桐城孫元衡撰

窺原易補序

易之爲道不外理象二字而理爲主象爲輔象固不可外而亦不可執也象有可取而取者即以象求理
正因象以明其所應有之理非必窮象而姑爲支離之說也故易本言理舍象別無所稽是以伏羲俯仰
於上下天地間察乎萬物交感之際而因其所有形之物以畫爲爻之連斷以爲陰陽動靜剛柔之象而
易始有其畫一遂積一成兩積兩成三又重之而得六始分爲八卦六十四卦之象爻而後易之名義以
立繼以文王象彖周公象爻孔子象辭皆因象以爲說而實以理爲本非象無以傳之也後世疏易者數
百家而各執一見究未洽其本旨漢儒多泥象未免有穿鑿之痕而於理未能周浹宋儒多主理而或有